

京劇叢刊

第九集

打漁殺家
岳母刺字
轅門射戟
林冲夜奔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劇叢刊

第九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 九 集

編 輯 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訂

書號(556) [IV V 9] 本書544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大印數13000冊

定價3,700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會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打漁殺家	一
岳母刺字	五
轅門射戟	五
林冲夜奔	九

打漁殺家

前記

「打漁殺家」一名「慶頂珠」。描寫年紀衰邁的老英雄蕭恩帶着他的女兒桂英在江邊打魚爲生，因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欠下了惡霸丁子燮的漁稅銀子。一日，丁府派人前來催討漁稅，恰好被蕭恩的好友倪榮、李俊遇到，二人甚爲不平，把丁府惡奴頂撞回去。丁子燮聞報大怒，便派了打手到蕭恩家強索漁稅。蕭恩忍無可忍，怒將來人打跑。他料到丁府必不甘休，就先到官府報案，豈知官紳勾結，賊官呂子秋不問是非曲直，反將蕭恩打了四十大板，並命他連夜過江到丁府賠罪。蕭恩至此憤恨已極，帶着女兒以獻珠賠罪爲名，進入丁府，殺死了丁子燮全家。

原本在結尾寫蕭恩父女到丁府怒罵一陣之後，蕭說「有好心獻上」，並藉「耳目甚衆」爲辭，暗示丁子燮屏退左右，丁居然也就這樣做了，看來不甚合理。爲此整理本刪去了怒罵一節，這樣，同時也可以使戲更加精鍊一些。其他則只是對個別不太貼切的詞句，稍加更動。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與本院編輯處朱慕家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的地方並徵得了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等先生的同意。

打漁殺家

第一場

〔李俊、倪榮同上〕

李俊：（念）拳打南山豹，

倪榮：（念）足踢北海蛟。

李俊：俺，混江龍李俊。

倪榮：咱，捲毛虎倪榮。

李俊：賢弟請了。

倪榮：大哥請了。

李俊：今日閒暇無事，你我弟兄去到江邊遊玩一番。意下如何？

倪榮：請哪！

李俊：（唱西皮搖板）

憶昔當年威名大，

倪榮：（接唱）弟兄武藝果不差，

李俊：（接唱）蟒袍玉帶不願掛，

倪榮：（接唱）流落江湖訪豪家。

〔李俊、倪榮同下〕

第二場

桂英：（內唱西皮倒板）

搖動船兒似箭發。

蕭恩：（內）開船哪！

〔蕭恩、桂英同搖船上〕

桂英：（唱快板）

江水照得兩眼花，

青山綠水難描畫，
父女打魚作生涯。

蕭恩：兒啊！

（唱搖板）

父女打魚在江下，
家貧那怕人笑咱！

穩住篷索父把網撒。 ●

〔撒網，提網，接唱〕

年紀衰邁氣力不佳。

桂英：爹爹年邁，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恩：兒啊，本當不做這河下的生意，怎奈囊中無鈔，你我父女怎生度日呀！

桂英：（哭）喂呀！

蕭恩：兒啊，不要啼哭！今日天氣炎熱，你我父女將船搖在柳蔭之下，涼爽涼爽！
桂英：遵命。

〔蕭恩與桂英搖船，小圓場。蕭恩跳下，繫纜，上船〕

蕭恩：兒啊，將鮮魚做熟，爲父要飲酒。

桂英：遵命。

李俊：（內）走哇！

〔李俊、倪榮同上〕

李俊：（唱西皮搖板）

聞來無事江邊遊，

倪榮：（接唱）波浪滔滔往東流，

李俊：（接唱）手搭涼篷用目睜，

倪榮：（接唱）柳蔭之下一小舟。

李俊：啊賢弟，看那小舟之上，好像是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

倪榮：冒叫一聲。

李俊：那旁敢是蕭兄？

桂英：啊爹爹，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哦！有人喚我，是哪一位？（望）——哦，原來是李賢弟。

李俊：正是小弟。

蕭恩：莫非要到舟中一敘？

李俊：正是來看望蕭兄。

蕭恩：待我與你搭了扶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上船〕

蕭恩：啊，此位是？

李俊：乃是捲毛虎倪榮。——賢弟，見過蕭兄！

倪榮：蕭兄，這廂有禮了！

蕭恩：（以手相攙，二人較力）這做甚麼？

倪榮：試試你的膂力如何？

蕭恩：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哇！（笑）哈哈……

倪榮：老英雄！

蕭恩：誇獎了。——兒啊，出艙來見過二位叔父！

桂英：是。——參見二位叔父。

倪榮：這是何人？

蕭恩：小女桂英。

李俊：多大年紀？

蕭恩：一十六歲。

倪榮：可曾許配人家？

蕭恩：有了人家了。

倪榮：但不知是哪一家？

蕭恩：花榮賢弟之子，名喚花逢春。

李俊：倒也門當戶對。

倪榮：門當戶對。

蕭恩：啊二位賢弟，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船中有的是酒，你我弟兄暢飲一回。

李俊：到此就要叨擾。

蕭恩：自己弟兄何出此言。——兒啊，看酒來！

桂英：是。

〔桂英取酒具放好，三人席地而坐〕

蕭恩：我們就在船頭暢飲吧。啊，二位賢弟，愚兄做這河下的生意，忌的是乾旱

二字——

李俊：有人提起乾旱二字呢？

蕭恩：不敢說罰，敬酒三杯。

李俊：你要記下了！

倪榮：記下了。

蕭恩：請！

李俊：飲！

倪榮：乾！

蕭恩：哈哈，你犯了我們的酒令了。罰你三杯！

〔葛先生上〕

葛先生：（唱西皮搖板）

來在江邊用目雲，

船上坐着一枝花。

哎呀，看船上有一絕色女子，待我來偷覷偷覷。

倪榮：蕭兄，岸上有人。

蕭恩：噢！待我看來。（下船）哎，做甚麼的？

葛先生：啊啊啊，乃是問路的。

蕭恩：問的是哪一家？

葛先生：問的是丁府。

蕭恩：噢，丁府。你來看：就在前面，鶴脊門樓，八字粉牆，那就是丁府。……啊！

聽見無有？

葛先生：哦哦，有勞了，有勞了！（下）

蕭恩：狗頭狗腦，定不是好人！（上船）

李俊：做甚麼的？

蕭恩：問路的。

倪榮：哪裏是問路的，分明是覷……

李俊：嗯，諒他也不敢。

蕭恩：諒他也不敢。

倪榮：是啊！諒他也不敢。

蕭恩：再飲幾杯。

倪榮：酒已夠了。

〔蕭恩收拾酒具〕

〔丁郎上〕

丁郎：離了家下，來到河下。哪隻是蕭恩的船哪？——蕭恩哪，蕭恩！

李俊：啊蕭兄，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哦，有人喚我。（一望，下船）哦，原來是丁郎哥，到此何事？

丁郎：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恩：噯，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就是。

丁郎：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是，有了錢可想着給我們送去，別讓我們一趟一趟地白

跑，跑壞了鞋還得自個兒掏錢買。

蕭恩：難爲你了。

〔蕭恩上船〕

李俊：做甚麼的？

蕭恩：催討漁稅的。

李俊：待我來問他幾句。

蕭恩：不要與他致氣。

李俊：曉得了。——呸！回來！

丁郎：喝，出來擋橫兒的啦。——回來啦，你有甚麼說的？

李俊：我來問你：你前來做甚？

丁郎：奉了我家員外爺之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

李俊：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郎：沒有。

李俊：戶部公文？